

芬芳
一叶

野草青青喂肥鹅

◎陆遥

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”小时候，唐朝诗人骆宾王《咏鹅》的诗句就在我心里扎了根。弹指一挥间，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我又重拾儿时记忆，用田间沟边的青青野草养鹅，且一发而不可收。

六年前，我那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患病久治不愈，生命到了弥留之际。一天，一名好友送来了一只肥硕的老鹅让母亲滋补身子。鹅的“嘎嘎”的叫声惊动了母亲。我便把鹅拎给母亲看，素有好生之德的母亲哆嗦着嘴唇说，把它养起来。我顺从母亲的意思，将鹅放进了鸡棚里。谁知，那只鹅竟在次日下了一枚足有半斤重的大鹅蛋。从此，这只大鹅便在我家安家落户了。鹅是食草动物，农村里皆是青草，成了鹅的天然饲料。小时候，做惯了羊倌、挑惯了羊草的我又重操旧业，做起了鹅倌，每天上班前、下班后，割草喂鹅成了我的无声行动。

次年春天，当田野里又呈一片翠绿时，一位朋友又送了我三只毛茸茸、奶黄色的小鹅。看着“叽叽叽”一刻不停的小鹅，我割来一把嫩草，将其切细，放在盘中，几只小鹅睁着黑珍珠般的大眼，拖着圆圆的身子，扇动着豆瓣大的翅膀，伸着长喙，在盘里啄个不停。抢食中，不时有小鹅被挤倒在地，发出叫声，引得我们哄堂大笑，惹得原先养的一只老鹅“嘎嘎”大叫。

小鹅一天天长大，得有个栖息之地。于是，我和妻子选择在我家屋子西侧的小河边搭了个鹅棚，又在四周拦起了网。这样，鹅既可下河洗澡，又可上岸觅食。鹅生性喜欢群居，当老鹅和小鹅放在一起时，它们竟像两支会师的部队，闹得甚欢。几年后，我又专门请人在河边保塌，浇上了混凝土，这样有效防止了沟边土壤流失。

春天，万物复苏，麦苗、蚕豆的间隙挤满了嫩嫩的野草，这些得到肥力、嫩得能掐出水的野草缠绕在作物间，尖尖的草头高高扬起，大有喧宾夺主之势，必须及时除掉。晨曦初露时，我和妻子便下了田，在麦田、蚕豆地里，小心翼翼地将一棵棵野草连根拔起，装入桶中，这样既清除了田间杂草，又能解决鹅的饲料。

夏秋，闷热的清晨，我和妻子穿梭在玉米、黄豆和瓜地里，忍着蚊虫的叮咬清除杂草，时间不长，我俩便汗湿衣背。尽管身子累得像散了架一样，但看到几只白鹅扑腾着翅膀，伸长脖子，“嘎嘎”狼吞虎咽时，我们忍俊不禁，所有的疲惫一扫而尽。

大田里的野草收拾干净，我们便转战沟边树下，将那些生长在隐蔽地方的野草收集起来喂鹅。记得有个雷阵雨过后的早上，我拎着桶下到沟边去挑草，一不留神，脚下一滑，一个跟头，扑通一声栽入河中，实实在在洗了个大澡。还有一次晚上，我去沟边打草，猛地听到草丛里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，定睛一看，竟是一条吐着红信子的花斑大蛇，吓得我大惊失色……

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。除了加班和少有的朋友聚会外，每天的打草喂鹅成了我的一大喜好。对各种野草，我也由过去印象中的害而将其当作了现在的宝。不仅如此，我对鹅喜食的野草也能叫出它们的学名。这些草中，有长年累月生长最旺、从主茎上分蘖出多个头、沿着土壤疯长的马唐，有根垂直直伸、叶带奶汁、味略苦的苦苣菜，还有狗尾巴草、牛筋草、小尖草等等，这些都是鹅爱吃的野草。冬季没有草料，但贤惠的妻子早已在秋天便种下了大批的青菜，可供鹅在漫长的严冬大快朵颐。

长此以往，我和鹅建立起了很深的感情。每当我下班回来的时候，听到我声音的鹅便“嘎嘎”地引吭高歌。我心情郁闷的时候，看着在水中扎着猛子、溅起水花的白鹅，顿时忘记了人世间所有的烦恼。我们人不在家的时候，颇有灵性的鹅便像哨兵似的看家护院，一旦陌生的人踏入场角，迎接他的将是暴风骤雨般的怒吼声。

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6年多来，我们养鹅从未间断。虽然只养几只，但由于每天喂的是鲜嫩的野草，因而，一只只鹅长得膘肥体壮，每只都有10多斤。每年的节气“大雪”过后，母鹅便开始产蛋，一直要下到春夏之交。每当我手捧白花花、沉甸甸的一枚枚大鹅蛋时，一种满满的收获感顿时弥漫整个心田。



紫琅春色

◎丁传彬

我的一对伉俪恩师

◎刘长虹

在我求学的经历中，遇到过许许多多的恩师名师，陆鸿升和金永荷便是其中终生难忘的两位。陆金二位伉俪情深，为人师表。他们是海安高中教育资深的语文和物理名师，任职于省海中和海安实验中学。陆老师曾被国家教委和人事部联合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。令人扼腕的是金永荷老师前年驾鹤西去，享年八十又三。音容宛在，风范长存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此事古难全。

我和两位恩师相识相知于20世纪60年代，金老师在当时的烈士中学教过我初中代数和高中理化，她是扬州人，和蔼可亲，教学严谨。有一次，我代数考了98分，两分扣在哪儿？我有点执拗，探寻究竟。金老师不厌其烦，诲人不倦。我为她的敬业敬业感动，我学习上追求“零差错”也给金老师留下了较好的印象。陆鸿升老师毕业于徐师大中文系，师承著名诗人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吴奔星和汉语研究专家廖序东。功底扎实，学养深厚。我是烈士公社首届高中推荐生，他是语文老师，那时的语文课本为《毛泽东思想课》。陆老师字写得漂亮，灵动飘逸；课文讲析透彻，收放自如；作文指导细密，每次都从报刊上选范文解读写作诀窍。凡聆听过陆老师讲课的无不点赞，他后来被调至胡集中学和省海中，在省海

中担任过工会主席、政教处主任，长期从事高三毕业班教学工作，教学成果丰硕。他首创的“以思考为中心”的教学法在《中学语文教学》上报道，《高考语文复习十二法》被省招办主编的《招生通讯》发表。1988年，破格晋升为中学高级教师，并被聘为中、高级职称评委。1990年，当选江苏省中学语文教学会理事。他先后在烈士公社高中、胡集中学、城西中学和省海中相伴过21届高三毕业班的学生，桃李满天下。

陆金二位不仅是教坛精英，更胜似学子的父母。包德宏同学没有母亲，他的婚礼是在烈士公社宝祥大队家里举办的，离县城较远，地处偏僻，且道路难行，又值寒冬。陆老师用自行车驮着我同往。返程时，风雪交加，我们只能推车徒步，与风雪同行。返回海安时，已至深夜。陆老师就是这样成全他人，为难自己。对学困生和后进生总是给予温暖和关爱。在烈士中学，有个学生汤子春，贫病交加，一度大小便失禁，陆老师多次为其擦洗。一名犯错学生，在讨论处分时，是开除还是劝退？陆老师出以公心和对未成年人的关心，建议从轻，为犯错学生留下改过的后路。

掐指算来，我和陆金老师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，他俩如父似母关心见证着我的点滴成长。1973年

暑期，我有幸被推荐上大学，需要考试，虽然考得不难，但高考前的紧张和焦虑不安总是难以入静。复习迎考的那些日子，两位老师不辞辛劳，没有薪酬，日以继夜，助我复习，面对面指导，心理建设同步进行。接到扬州师范学院录取通知后，两位老师送给我最时尚的“的确良”衣料。那真是我人生的“高光时刻”，不夸张地说，我这一生没有比拿到录取通知书跳出“农门”跃入高等学府深造更开心的了。我毕业分配至如皋师范，又到南通师专，调回海安工作后，两位老师一如既往地关心我，嘘寒问暖，情真意切。那时，我从老家吉庆去如皋，常为出行犯难。从吉庆卢庄到海安，那时没有公交，或绕道墩头乘船，或开动双腿走路，趣称“11号汽车”。有一回，陆老师刚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，那时的一辆永久或凤凰，就是“豪车”，一车难求，不轻易借人。时人戏言，什么都可借，唯自行车不行。陆老师不仅主动借车给我，而且，我无意将新车的挡泥板磨坏了，还车时惴惴不安，陆老师不是责怪而是宽慰，我更是愧疚不已。陆老师老家住海安人民西路东涵头后边，从胡中返海后，先后住过中大街旗杆巷、团结桥北居民点和闸东小区。我常到两位老师温暖的家里享受口福，金老师亲手做的扬州狮子头，那食材的新鲜、那刀工的精细、那舌尖上的味道，没齿难忘。

玉兰
一瓣

曹维熙词三首

◎曹维熙

御街行

初黄细柳残阳岸，犹恨东风软。素梅冷蕊疏枝斜，窃笑桃花尚浅。天涯芳草，一池碧水，南雁声声唤。

疫情无理添烦乱，冬去何须挽。莫言春雪又将临，万紫千红不远。一壶清茗，

两三挚友，看早春弥漫。

西江月

红旭和风碧水，瘦枝香蕊桥边。浅湾深处鸭嬉欢，摇曳芦花两岸。

虽是隆冬数九，犹如春色人间。枯荷守岁七分残，可晓新年不远？

清平乐

小巷深处，腊瓮随迟暮。压岁红包新衣裤，更有鞭炮无数。

大道寂静无声，明月悄悄不争。寄语万家灯火，难敌年味深情。